

老報藝文社



朝鮮母親

白刃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革命文藝叢書

朝鮮母親

白 刃 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書號：(中)0565

朝鮮母親

著者	白	刃
編者	中聯	南文學藝術界 合會籌委會
出版者	中南	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志	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志	新印書館 (漢口大夾街291號)

一7,000 (漢)

甲種紙本

定價3,100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長江文藝叢書出版例言

- 一、本叢書定名為『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并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并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并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目 錄

好莊長，好黨員·····	(1)
朝鮮母親·····	(6)
老伯伯·····	(12)
白骨山·····	(20)
年青的老漢·····	(38)

好莊長，好黨員

沙林河的流水高聲唱
歌唱我們的好莊長
好莊長只有一條腿
爲着大家日夜忙

春雷打的轟隆響
忙壞了我們的好莊長
他拄着柺子到各家
挨門挨戶問短長

『種子選好了沒有
牲口喂的壯不壯
明天就該耕地了
犁杖收拾的怎麼樣』

白天他站在沙林河邊
看着大家扶犁杖
晚間他走到變工隊

幫他們仔細算好賬

割完麥子熱難當
他督促大家快打場
防備着壞蛋來放火
他組織民兵站夜崗

榜好莊稼掛了鋤
他催着大家送公糧
『麥子要挑好的送
軍隊吃飽好打仗』

打下秋糧滿地光
他吩咐晒好快收藏
『省吃儉用過日子
免的明春鬧飢荒』

北風起了雪花飛
他辦了兩個冬學堂
男女老幼都唸書
決心消滅全莊的文盲

莊長當了四年半
今年縣裏選模範

人人舉手選了他
全縣第一個好莊長

沙林河的流水高聲唱
歌唱我們的好莊長
莊長爲什麼能這樣好
因爲他是個共產黨員

爹娘生他兩條腿
丟掉一條在戰場
想起一九四四年在山東
他是我們連上的二班長

那年落完青紗帳
鬼子大兵來掃蕩
拉走牲口搶糧食
殺人放火好瘋狂

二班長帶着一班人
奉令守在西山上
百十個鬼子來進攻
大砲打的響噹噹

幾百個老鄉

藏在山裏躲『掃蕩』
隊伍要是守不住
老百姓全都要遭殃

二班長決心拚到底
張着喉嚨大聲喊
『我們要死守這個山
堅決保護衆老鄉』

鬼子遠了他不理
敵人近了他喊打槍
鬼子攻了一整天
五次衝鋒沒衝上

打到太陽落西山
十幾個戰士全傷亡
他身上掛了三處花
一個人單獨在抵抗

鬼子第六次往上衝
他咬牙使勁丟炸彈
鬼子已經吓破膽
連滾帶爬退下山

一陣砲彈飛上來
漫山遍野是砲烟
二班長望着敵人在撤退
忽然一顆砲彈落身邊

就這樣他炸掉一條腿
半年以後出醫院
上級叫他去休養
不用工作有吃穿

『我還有兩隻胳膊一條腿
身體殘廢思想沒有變
我是個共產黨員
不能坐着吃冤枉』

上級派他回家鄉
村裏選他當莊長
在前方他是好英雄
在後方他決心做模範

沙林河的流水高聲唱
歌唱我們的好黨員
好黨員只有一條腿
全縣第一個好莊長

一九四九年夏於漢口

朝鮮母親

太陽出來落西山
月亮缺了又團圓
朝鮮母親的光輝呵
永遠照耀在人間

好花開不了一百天
好樹活不到一千年
朝鮮母親的故事呵
永遠流傳在人間

朝鮮母親姓全名雲香
中國鄰居稱她全大娘
全大娘生長在朝鮮
三十年前搬到松花江

松花江上雪花飄
高山田野白茫茫
冷風吹進窮人家

活像刀子一般樣

窮人家中全大娘
穿着朝鮮的白衣裳
十歲的兒子在身邊
忙着給抗日聯軍送給養

江北傳來大砲聲
江南響起機關槍
全大娘心裏暗思想
準是抗日聯軍打東洋

北風低聲的呼呼叫
大砲停止了轟轟響
全大娘一肚子熱心腸
跟着戰士們在戰場

她盼着隊伍打勝仗
她恨不得鬼子都死光
她耽心同志們受寒冷
她害怕戰士們受了傷

門外一陣腳步好慌張
窗前有人低聲叫大娘

全大娘開門一看呵
一個同志負了傷

傷兵腿上流着血
他說鬼子追的慌
全大娘連忙扶着他
炕洞裏面把人藏

大皮鞋踢倒了草房門
小鬼子嘴裏面亂哼哼
兩支刺刀閃着光
向着大娘要傷兵

孩子吓的臉發青
全大娘搖頭不答應
鬼子拖她到門口
指着脚印瞪眼睛

刺刀頂着小孩子
日本野獸要吃人
全大娘心裏好難過
她愛兒子更愛抗日軍

看見鬼子發兇狠

滿肚子仇恨湧上心
三十年前在朝鮮
東洋強盜到家門

爸爸死在刺刀下
媽媽含冤投了井
那時她年輕才七歲
流浪到了中國境

長大成人結了婚
幸福日子不久停
鬼子踏過鴨綠江
丈夫當勞工喪了命

兩代仇恨湧上心
全大娘咬牙不吭聲
抗日軍正替她報冤仇
忘恩負義萬不能

東洋刺刀不留情
孩子身上血滾滾
全大娘眼淚像雨水
終身的希望化灰塵

拔出刺刀帶血腥
殺了兒子要殺母親
莊外響了一陣槍
兇惡的野獸吓掉了魂

惡狼變成兔崽子
撇下大娘忙逃奔
四隻蹄子到處竄
白地上留下紅血印

莊頭遇上抗日聯軍
端着刺刀喊殺聲
仇人見面眼睛冒火
血債要用血還清

血債要用血還清
野獸在地上亂打滾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
千刀萬割不解恨

消滅了莊裏的小日本
全大娘請出那抗日軍
望一眼死去的親生兒
撲在傷兵的身上淚紛紛

松花江上颳風雪
雪地上面挖新墳
戰士們在墳前宣了誓
要爲母親報仇恨

全大娘死了一個兒
戰士們喊她好母親
春耕秋收來做活
爭着給母親解愁悶

全大娘失掉一個兒
千百個兒女喊母親
走了一羣來一羣
比親生骨肉還要親

長白山頭高又高
松花江水長又長
朝鮮母親的光輝呵
比那山頭高萬丈

西方落了明月亮
東方出來紅太陽
朝鮮母親的故事呵
比那日月還榮光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寫於漢口

老 伯 伯

每逢黨過生日
都想起我的老鄰居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鐵匠
我稱呼他老伯伯
爲着許多同志的活
他那樣慷慨的死

事情過了快二十年
我却永遠不會忘記
他的樣子，他的聲音
永遠活在我的心裏

他是一個爽快的老人
臉色被爐火薰黑
下巴留着白鬍子
年紀那樣大了
胳膊還是很有力